



国人素喜饮茶,一如西方人久嗜咖啡,东西方文化在饮食起居方面的不同,都是各自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在饮茶方面也不尽相同。妻子祖籍在有“不息之壤”之称的信阳息县,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信阳毛尖。那年她老家表姐来新疆看我们,就带了不少这种顶级好茶。但她也未尝嗜茶成痴,数年前她甚至不解茶人一词。

饶是茶的品类众多,且有万千滋味,可她从未说过自己最喜爱的,是绿茶、红茶还是白茶。也很少去言说绿茶的香浓味醇、汤清叶绿;红茶的浓郁鲜爽,汤色艳亮;白茶的香气清远、滋味甘醇。

早年与妻子刚谈恋爱,我去北京求学,临走时,她送了我一个扁的小茶叶盒,这么多年,虽磨掉漆漆处已锈迹斑斑,我也一直妥善保存着。临别赠之以茶叶盒,由此看来,在她的心目中,茶是有一定地位的。

妻子对精美的茶具情有独钟,尤其喜爱细白瓷和青花瓷,凡有精细的,都极其珍视。岳父去世,她专门去买了只价格不菲的紫砂壶,放入了箱中。

毋庸置疑,茶,如果饮用的量多了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人的胃和大脑神经,会让有些人入睡困难,妻子便格外注意睡前不饮茶。虽多于自认合适之时给她细谈饮茶“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的功用,纵使极尽开导之能事,依然收效甚微。

记忆中的童年,饥渴常与我相伴。而解决渴的方法,通常都很简单。有时也喝茶,是父亲泡的,只有一种茯茶。不用小杯,而是碗或茶缸,大口大口地灌。那时便养成了也可以喝醇茶的习惯。

成年后,一度也并不嗜茶,只是简单地视之为一种味道不同、可解渴的饮料。因接受能力差,对茶的知识也知之甚少,一时兴起沏杯好茶,也是轻描淡写,入道不深。有一位同好收藏古币的朋友,不但喝茶,还极善品茶,同样的茶经其手所泡,往往令人叹服,同道中人屡为高看,几近一日不可不食、切不可无茶的境界。渐受朋友中这些资深茶人的影响,在茶室中喝茶的机会也随之多了起来。一个雨天同饮生普,三泡下来,玻璃壶中满是茶叶,以至多饮茶而少见茶水。把这些讲给妻子听,她是满脸不可思议。而我好在积年累月,如今勉强融入了喝茶者之列。茶人的用心,在于懂茶知茶,还有什么呢?

人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会发生些变化。变化的动因有时也许很简单,只因为一个理念而已。

曾与妻子于饮茶时,聊起“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在这方面,积年以来也颇有我自己的体会。饮茶,以字为趣,而趣在茶中,也在心里,无趣则无所谓饮,只能称之为喝。

在我的心目中,也不欲学卢仝的喝法,感觉那样既少情趣,也缺些境界,正如《红楼梦》中妙玉所言,一杯则曰品,二杯则曰解渴,三杯就是驴饮了。

妻子不以为然,多年成习的她总喜欢待茶水稍微凉了点儿,才端起杯来一饮而尽。若我晚间泡了杯浓茶,还会说上我两句。也会提及听说过的饮茶中毒之事,劝我少喝醇茶。我有时则会说,喝茶能够健体益志,修身养性,是一种极佳的生活方式。

有时兴致来了,妻子也会泡上杯绿茶,她会专注地看着茶叶在水中荡漾,淡淡茶香似缕缕轻烟袅袅飘散。

为此,我更愿将与妻子的共同饮茶,称之为素饮。

一般情况下,吃素食者,如果不是为了信仰,多是为了养生。而我从妻子的素饮角度观察,只是一种习惯。

而今许多人,喝茶,远不仅是止渴而已了。办公室里同事聊天,不经意间看到水杯里的茶色,也能扯到茶文化上去。看似眼透明的玻璃杯中,茶色或浓或淡,心情也变得平和了许多。那杯茶,经了仔细观察,滋味不觉就出来了。

有一回,朋友们共同品了种好茶,也许水和温度掌握不同,回家即泡了一壶,用小茶壶细饮慢品,入喉后先苦继甘的韵味不再。看着妻子面带玩味的微笑,我则想,也许泡茶时的心境不同,所获感觉也会大相径庭。

的确,同一泡茶汤喝在不同人口里,也会有不同的味道。生活有态度,茶里无是。同室三五人,细烹佳茗,袅袅香气,一室清幽,茶汤馥郁在唇齿间环绕,有人淡雅如荷,不遇悲欢,有人品出了人生的落寞和惆怅,有人则品出了繁华后的淡定与从容。

这一点上,我与妻子渐而有了共识。身心俱疲后,饮几杯绿茶,凝视清绿的茶水,已润滋滋舒展的朵朵芽芽或悬浮,或沉入杯底。杯口热气缕缕,氤氲着茶香,气若幽兰,满室都弥漫着茶的淡淡清香,顿感神清气爽。一日,共同做家务劳累了,同坐喝茶,兴致陡起的妻子亲手泡茶,五泡之内,渐觉茶汤一开比一开甜香。端杯啜嗅,啜饮及喉,果真润甜回心,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在口中漾开来。妻子说,如此享受茶,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

饮茶的方式不仅折射出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有时也悄然改变了我们一定的生命态度。在茶的生活里,所要营造的,往往是一个个人心中真实而纯净的精神世界。过程远没有那么复杂,仅仅是饮茶而已,不独解渴,无关疾疫,忘却一切烦恼,心中了无牵挂,恬淡悠远。

英国作家普利斯特利在散文《为乏味的客人辩护》中也有类似的描写:“黄昏时分,我点燃了炉火,也拿出了茶叶与点心。温暖的炉火映照在你我的脸上,一切都是那么和谐与舒适。”有时天色渐晚闲静下来,与妻子一同饮茶,辅之可口的干果、甜点,真乃现实中的一种美好与惬意,这时我的内心里充满着温暖。

饮茶常常言茶在清心静神,消解杂念以及清雅恬淡、清明平和中修心养德方面的作用。而对于夫妻,品茶是件从前慢来更好的事情。何需太多的言语,哪怕彼此静默无言,也可感知真情。这时的茶味,即生活之味人生之味,会随着生活阅历和人生境界而潜滋漫长。茶味不可强求,唯饮者知其味,不必过于程式化,唯需温馨。夫妻一同饮茶,更需要的是一颗冲淡之心。此时谈生活乐趣,聊人生云烟,其味无穷,惬意淡远。

想来谁肯午饮茶,想必只能是夫妻。夫妻间茶的素饮,也只是在一种少言或无言的温馨中,如一卷旧书的闲时光,唯求啜品出今生岁月的静好。人间有味是清欢。

题图摄影: 怡然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二)

工业近代化与天津机器制造局

龚宁



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及其官员为了“自强”“求富”,开展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兴办近代大机器工业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潮指导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起步,各地洋务运动领导人在全国建造了一批官办船厂和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制造局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开启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历程。

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相继成立后,恭亲王奕訢害怕地方官僚权势过重,为了增强京畿军事实力,1866年他上奏,表示应该在直隶建立由满族官僚控制的新式军工企业,加强中央对军事工业的掌控,他在奏折中写道:“练兵之要,机器为先……现在直隶即欲练兵,自在就近地方添设总局,仿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设一旦有事,较他省调拨,能唯接济不穷,亦属藉用便。”北京巡抚丁日昌也表示“天津距京不远,而又近海,购料制造不为费手,宜速于扼要处添设机器厂”。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划创办了“军火机器总局”,并聘请丹麦驻天津领事密委士担任总管,负责采买机器、雇佣工匠,机器总局的所有技术人员均来自英国。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督时接管机器总局,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局”,李鸿章接管后,一面整顿局务,一面通过扩建厂房、增添机器、建造火药库,扩充天津机器制造局。在《筹议天津机器局片》中李鸿章提出了三项主要整顿措施,即用湖北补用道沈保清,换掉洋人密委士,总办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海关陈钦会同经理,以避免洋人把持;自主选择所用机器设备,避免盲目购货;将多用无用之员淘

汰。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天津机器制造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厂房设备倍增,逐渐走向繁荣。

最初设立时,天津机器制造局在天津东门外贾家沽道,占地54万平方米,毗邻北洋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称为“东局”,以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为主。1868年又在海光寺建“西局”,“以备东局机器随时添配物件,零星家具之用”。“东局”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有机器存放间42座共280余间,洋匠住房160余间。1872年后增设铸铁和熟铁厂、锯木厂、子弹厂、提磺厂、淋硝新厂,续建3座碾药厂,并新建制药厂,改建了洋枪厂,增建了电气水雷局,建造了习艺厂、药厂化学堂等。1874年西局合并到东局,购地23.9万平方米,建成3座洋式药库,并新添400余间厂房,工匠人数增至2000余人,能制造洋枪、火药、水雷等军械产品。1881年1月25日,朝鲜曾派一支由38名学徒和工匠组成的大规模使团抵达天津,考察天津机器制造局。朝鲜使团团长在日记中留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宏大的机器生产场景,他写道:“连箱罐数30间,千百机器皆用一轮之力。”到1893年,天津机器制造局已成为当时中国“洋军火之总汇”,集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加工、船舶修造等多种综合生产能力于一身,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药制造厂之一。

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主要职责是生产军火,这些军火主要用于供应北洋水师、直隶、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各军和准系各地驻军使用。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了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的军火。除了

“难忘诗骚李杜魂”

——追忆叶嘉莹先生

刘运峰

回想起来,第一次亲睹叶先生的风采,是在38年前。那年秋冬之季,来南开大学创办东方艺术系的范曾先生组织了“东方艺术系列讲座”,前来授课的都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和艺术家,记得有书画家王学仲、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诗人徐刚、表演艺术家王景愚、舞蹈家陈爱莲等。这些讲座大多在南开大学主楼小礼堂举行,叶先生的那场讲座因为想听的人太多,300余人的小礼堂无法容纳,只好借用天津大学的求实会堂座无虚席,连走廊、主席台上都挤满了人。

范曾先生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只见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士来到了主席台的正中,她身着一身浅蓝色的套装,面带微笑地对同学们说:“我叫叶嘉莹,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难忘诗骚李杜魂’。”随后,叶先生便开始朗读她的一首七绝:“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那时候没有投影设备,主席台上也没有黑板,叶先生便逐字逐句地解释这首诗。在解释“构厦”的“厦”时,叶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厦’就是‘高楼大厦’的‘厦’,叶先生将‘厦’字读成古音的‘夏’,大家都笑了起来,叶先生没有解释,笑着说:‘我在海外时间太久了,已经变得南腔北调了。’38年过去,叶先生当年所讲的内容,除了开头的这首七绝,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但有一点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在三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叶先生始终站在台上。由于挤满了人,服务员都没法过来倒水。叶先生硬是没喝一口水,不休息一分钟,而且始终精神饱满,声音洪亮,滔滔不绝,毫无倦容。回想起来,那时的叶先生,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

20年之后,我回到母校任教,见到叶先生的机会

就多了起来,文学院每年都要举办“文学艺术南开之光”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是叶先生为获得“叶氏驼庵奖学金”的同学颁奖。在颁奖时,叶先生都会对同学们说:“‘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号,驼可以负重,是勤劳、坚韧的象征。我用自己的退休金设立这个奖学金,就是希望把我的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每当提起顾随先生,叶先生都很动感情,也感动了在场的师生。我自己正是由于叶先生的介绍,才开始关注顾随先生的学术和书法的。

我在南开大学出版社任职期间,曾策划了一套“津沽名家文库”丛书,选目中就包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顾随文集》。按照丛书的体例,书前要有一篇较长的导读文字,叶先生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但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我们打算以先生早年的《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羡季先生》一文为基础,适当做一些删减,作为这本书的导读。叶先生欣然同意我们的想法,并在原文的基础上补写了下面几句话:“闻悉南开大学出版社‘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收入叶先生著《纪念我的老师清河顾羡季先生》一书,甚感欣慰。此书可使读者得窥一九八六年版《顾随文集》之原貌,既是一种纪念,亦可便于学界同人研读。信为善事,特此补记。二〇一九年八月。”后来,我又主编了一套“名家临名帖”丛书,其中就收录了顾随先生临写的《同州圣教序》,希望能够有助于顾随先生书法的传承和弘扬。

数十年来,叶先生身体力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处奔走,从不疲倦。对于喜爱优秀传统文化的晚辈,她也竭力提携。在美国出生的张元昕(小名牛牛)自幼喜爱古典诗词,很早就追随叶先生,在诗词赏析、创作方面颇有天赋。叶先生特意把她介绍到南

“大雪”有两说:一是气象意义上的,指降雪量很大;二是人文意义上的——大雪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正处在隆冬季节。因此,节气意义上的“大雪”与气象意义上的大雪,既有不同又有必然的联系。正如元吴澄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所说:“至此而雪盛也。”

大雪时节,未必有雪。但在北方,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大多会下几场雪。你想想啊,漫天雪花,翩翩飞舞,树裹银装……一幅幅唯美的图画,怎能不触动诗人的情思呢?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古代那些文学家们是如何描写大雪纷飞的吧!

生活在北方的人,或许见过大雪封山、大雪封路;东北人对大雪封门,也不陌生。但这样的场景,在诗人的笔下,远算不上大的。你看这场雪:“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不愧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醉眼看来,那些雪花连在一起,竟“织”成一张包裹天地、密不透风的席子。这夸张的描写,可谓大气包举,臆想飞腾。再看宋代陆游的《大雪》:“海天黯黯万重云,欲到前村路不分。烈风吹雪深一丈,大布缝衫重七斤。”在大海与天际的交界处,乌云滚滚,昭示着有场鹅毛大雪即将来临。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厚厚的积雪足有一丈多深。为御寒保暖,诗人身上的大布衫,足足有七斤多重!这是一场让人心情晦暗的大雪。诗人是在借雪抒怀,对于仕途受挫的陆游而言,这场雪,不仅下在眼前的地上,更下在他人生的路上。

古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大雪封门,无郊可游,无剧可追,无网可刷,难免寂寥,而诗人又大多喜酒,约人小酌便顺理成章

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刚刚酿好的美酒,还没来得及撇去上面的浮沫。粗拙小巧的火炉,正烧得通红。白居易看了窗外:呀,天黑到好下雪了!新酒待启封,炉火红彤彤,他想到老朋友刘十九。乃欣然相邀:“嘿,朋友,能来陪我喝一杯吗?”寥寥二十个字,却深藏着最温暖的友情,让人在隆冬雪天里全身暖融融。

下雪了,有温暖,更多的还是冷。同样是白居易,“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天降大雪,这一夜的寒冷真是令人讶异,连被子和枕席都是冰凉的。忽然间,望见窗外是一片透明,原来是下起了大雪。夜深了,虽然没出门观看,但他知道雪下得非常大,因为时不时能听到积雪压断竹枝的声音。时值诗人被贬江州,在寒冷寂静的雪夜,诗人的内心深处,那份清冷孤独可想而知!

雪,常常被视为洁白无瑕的象征。本就被诗人融入到意象之中。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倍感压抑。那天,大雪过后,满目银山、琼楼、玉树,大地变成了银白的世界。诗人诗兴大发,为我们留下一幅绝美的风景画:“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的前两句,展现出一幅幽静寒冷的图画,画面广大寥廓,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显得优美而凄冷欲绝,意境开阔而幽僻。而后两句,借助歌咏隐居山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怀,抒发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落寞。诗中客观境界的幽僻,更体现出作者孤寂孤独的心情。

每一朵雪花都很美,而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更将大雪之美推到了极致。

题图摄影:木荣

古诗词里大雪飘

刘明礼



开读书,同时把她小时候背诵的诗词选本和创作的诗集推荐给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传统的笺纸可谓集诗词、书法、绘画、篆刻于一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叶先生的一些诗稿就写在漂亮的花笺上。受家庭影响,我儿子对笺纸情有独钟。2020年,他编写了一套“古笺风雅”的书,为了扩大影响,出版社提出可否请叶先生题词。对此,我感到很为难,因为叶先生年纪太大了,已经很少为人作序、题词、签名。但出版社很迫切,我只好向叶先生的秘书可延涛兄求助。看到出版社做出的样本,叶先生认为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也难得有年轻人对中国传统的笺纸感兴趣,于是欣然为这套书题词:“古笺风雅——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并郑重签名盖章。出版社特意把题词印在扉页和腰封上,责任编辑还在出版社的公众号上介绍了叶先生的题词并向叶先生致敬。果真,由于叶先生的推荐,这套书销路很好,实现了出版社的预期。

对于叶先生的热心相助,我和儿子都很感动,想去拜访叶先生并当面致谢,但由于特殊情况,这个愿望无法实现。2021年春节前夕,我在一张红宣纸挂历上写了“寿而康”三个字,请延涛送给叶先生。2月8日,叶先生收到挂历后很高兴地录了一段话:“运峰老师:非常感谢您!在新年的时候,送给我这么美丽的书法——寿而康。我现在是寿,快百岁了,也希望借你的吉言,能够健康。谢谢!”叶先生的声音依然清脆响亮,中气十足,令人高兴。

叶先生百岁诞辰前夕,我用珍藏多年的大红冷金宣写了两个大字“鹤寿”,以表达对叶先生的敬意和祝福。这幅字装裱后仍是请延涛代为转呈。5月23日晚,延涛从微信中传来了叶先生的录音:“刘老师,我看到你贺寿的诗卡,多谢谢,非常感谢!”与几年前相比,叶先生的声音有了明显的变化,气力大不如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先生的声音。

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叶先生奉献了她生命的全部。有时我想,《诗经》《楚辞》,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这些典籍和杰出人物的精魂,已经融入了叶先生的生命,是她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正如叶先生诗中所言:“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叶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叶先生的事业,也必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时隔五年,电影《海上钢琴师》于近期再度登陆全国院线。老片重映的现象,在近年来屡见不鲜。获得重返大银幕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是电影作品受到广泛认可的体现。《海上钢琴师》首映于1998年,时隔20多年却依然能吸引老观众走进影院为情怀买单,并以正向的热度和声誉吸引新一代观众,这不禁让人思考:这部电影为何能够与当下的观众形成跨时空的共鸣?

若是进行直译,“1900的传奇”可能是一个更为准确的片名。从传奇来看,一个誓不登上陆地的天才钢琴家的故事,确实颇具浪漫传奇的色彩。但是,天才传奇如果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与逻辑,便容易产生空中楼阁般的不真切感。本片在诸多诗意浪漫的情节之下,是有着厚重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托的。移民潮、大萧条、世界大战,这些历史事件并不是本片的主线情节,却始终参与着故事发展的进程,为这个天才传奇增加了落地性。弗吉尼亚号作为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是一个相对隔绝于现实的空间,代表着1900“永远夏天”的理想之地。然而,故事中的时间并非静止不动的,1900的命运,同落寞的爵士乐、被炸毁的弗吉尼亚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

跨时空共鸣的发生

——对电影《海上钢琴师》重映的思考

周雅洁



时代落幕的缩影,让故事呈现出贴合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感。在此基础上,影片萦绕着怅惘怀旧的氛围,这正切合了现代生活中一种普遍的体验——由时代的日新月异所引发的错位感,想必,这也是当下的很多观众能够在观影中获得沉浸感和代入感的原因之一。

如果电影作品缺乏一定的思想内涵,就难免沦为追求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爆米花电影”。《海上钢琴师》的出彩之处,不仅在于极富戏剧张力的故事,创作者还通过许多富有象征意义的塑造,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做出呈现和思考。“船上——陆地”,这组二元对立的生活方式,喻示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1900和小号手麦克斯,对应着两种人生的选择:前者坚守艺术的超功利性,所以无法在陆地上找到栖身之所;后者踏上陆地,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这组矛盾始终令现代人备受困扰。此外,弗吉尼亚号由盛转衰的际遇,不禁让人联想到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前作《天堂电影院》中没落的电影院,二者都曾是最新进的工业产物,也是承载艺术之梦的精神乌托邦,最终因为无法再创造丰厚的物质收益,而被淹没在时代前进的潮流中,这本身就是工业文明双重性的体现。这些象征性符号的背后,暗含着创作者对时代症结的剖析:若任由功利、效益成为主导一切的准则,美与情感将如何找到依托?在高度发展的当下,这个问题依旧具有警示意义。

针对以上这些矛盾和问题,《海上钢琴师》通过1900对艺术纯粹性的坚持,对人生无限性的追求,传达出理想主义化的价值取向。或许有人会认为1900没有做出改变的勇气,他也确实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正因这种不完美,人们才更能从这个天才式人物身上看到自己内心的缩影。同时,影片并未将批判的矛头指向1900的负面——向往现实低头的麦克斯,而是对这个小人物抱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麦克斯更像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写照,与1900相比,他始终是更加世俗的。但是,影片没有吝惜笔墨来赋予这个人物立体性,理想主义固然崇高,但普通人的挣扎和闪耀同样值得被看到。他对音乐深切的热爱,为生计被迫卖掉小号时的辛酸与无奈,以及为拯救1900生命时无怨无悔的奔波,使人很难不被这个小人物迸发的光芒所感动。

可以说,《海上钢琴师》是一部在传奇与现实、商业和艺术之间寻求中和的影片,它既做到了故事内容的雅俗共赏,又紧扣具有普遍性的时代问题,使具体的人、事、物超越了故事情境本身,承载起大众对理想生存和崇高人性的期望,从而使这个旧时代的传奇能够成为当代生活的影射。有趣的是,影片中一段台词,也呼应了本片在当代的境遇:“你只需要有一个好故事,和一个听你讲故事的人,你就不会完蛋。”